

(二) 神祕的超級企業

二十一世紀四十年代最大的一間世界性企業是盧斯企業。創辦人盧斯以發明關節炎的治療方法和特效藥物起家，公司迅速膨脹。其後盧斯成功粉碎其他大公司的收購行動，並用上市的方式獲得大量資金去發展其他的生物高科技。不過後來的十五年間，盧斯及其五個合夥人卻不遺餘力地收回市場上所有的盧斯股份。二十年代中期，盧斯企業回復私人公司的模式，其總部從美國本土搬到中美洲自己所購置的一所小島上。公司宣布進行極高科技的生物科技研究，自此盧斯本人極少在公眾場所露面。而總公司則斗禁森嚴，成爲一個神祕的科學和企業禁地。

對盧斯企業最不滿的政府是美國。踏入二十年代末期，美國政府一直懷疑盧斯企業在進行非法、或者非道德的生物科技研究，甚至與恐怖分子勾結，製造極危險的生化武器。但無論美國中央情報局如何怎樣努力，結果依然是找不到足夠的証據。而成功潛入盧斯企業中央研究室的特務，則沒有一個可以記得發生過什麼事情。

霸權主義的美國政府，要對付座落在自己後院的一間私人公司，本來不需要怎樣的客氣。大可以安排一個罪名、一個藉口，然後轟他一個集束飛彈、或用橫手去暗殺盧斯。但是，盧斯企業有近十種極重要的藥物是美國大眾的必需品，不但其專利時間還沒有過時，而根本沒有法子知道其製造過程和程式。破壞盧斯企業非但危害數量很大的美國公民，甚至會令若干政客重新陷入病障之中。所以美國政府和盧斯之間，只有緊張的局面，卻無爆火的行動。

對美國政府的懷疑和指控，盧斯企業採取另類的強硬態度。盧斯企業加強發展成立已久的「盧斯人文和平基金」，其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邊緣地區。基金一方面大力支持美國的公眾廣播（PBS）電視網絡，製造相反的輿論。一方面發放大量平價的藥物給草根階層及貧民，去改善他們的健康狀況。而其最大一項成就就是成立「心連心」社區運動，一面推廣自助和互助的生活精神，一面致力於改善草根階層和貧民的教育和醫療系統。盧斯企業擺出的態度有點像劫富濟貧，他們要有錢人支付正常的高昂藥價，而將其收益的一部分補貼貧民的醫藥和社區教育開支。而從這些活動之中盧斯企業成功地建立一個龐大的民眾力量，而民眾終始是選票的根源。這種對策令到美國政府越來越發覺很難對付盧斯企業，而越來越多的政府官員和政客則開始質問爲什麼我們要對付盧斯企業。

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的總部設在華盛頓市的邊緣地帶。這項步署時常被認為是代表着對美國權威主義的一種挑戰精神。整個基金總部廣場耗資了近百億美圓，是一項震驚全球的工程。在管理和保安方面，基金總部跟其他盧斯企業的物業有所不同。基金總部交由跟盧斯企業毫無關係的一間保安公司打理，所以除了普通的保安人員外，並無直屬於盧斯企業的特種保安部隊駐守。

「基金總部」的建築物可以說由兩個部分組成。一組只有三層高的樓房依著一個心型的輪廓興建，心型的尖角處明顯斷開來。就在那裏建有一座高達十八層的圓桶型高樓。在地面上，非但高樓並沒有接連上在他兩翼的低層建築，就連低層樓房，也是獨立的建築物，而建築物之間則有著差異很大的距離。

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的行政組織只佔用低層建築和圓形高樓的最低三層。圓型大樓的高層部分則租與其他的慈善組織和非牟利機構。頂樓是一座觀景台和餐廳。每日都有無數人慕名而來參觀和進膳，是一份可觀的收入。

X

X

X

安德生坐在舒適的大椅子上，對著一個小伙子說道：「基金總部並無特殊的保安部隊守護，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很容易可以進入它的核心地段。」

小伙子回答道：「基金總部的保安並不是物質化的。他的祕密地段長年受到心靈力量的保護，根本不可能用物質力量和方法擊破。」

「心靈力量？哪裏是它的祕密地段？」

「我們相信是高樓的深層地下！」

「但是，建築藍圖裏面並沒有顯示這座建築物有深層的結構。我們有建築物興建時的所有紀錄，很多當時被放進去的微型攝錄機至今依然正常地運作，但是並沒有顯示建築物有後期的改建，加入和原來建築藍圖不符的基底結構。」

「這就是盧斯企業厲害和神祕之處，也許可以說是可怕的地方。這不單只是美國政府的疑慮呢！」

安德生今年四十一歲，他帶有印第安人的血統，加上他長年的野外工作，膚色非常黑實。他的表面職業是現代環保式的農夫，業餘的職位是一支民兵隊伍的司令官。不過他還有一個非常機密的身份。

美國民間一向有民兵組織，世紀之初民兵組織日趨繁盛，設備踏入電子化，而訓練更趨職業性。外界的評論有相反的分析。有些人認為這是一般百姓越來越不相信政府的行為，因此自己武裝起來隨時準備捍衛憲法。而另外一種見解則是美國民間亦趨向於好戰。

安德生大學時代已參加軍隊，畢業之後繼續服役，曾參加過多次反恐怖行動戰爭。七年前，他拒絕執行一項突擊行動，雖然最終並未受到軍法起訴，但卻因而被下令退役。他於是返回自己的故鄉，投入父親留下的龐大農場工作，從事現代化生態農耕作業。

他閒來無事，便組織民兵團隊，由於它是一個優秀的職業軍人，這個團隊的訓練便顯得非常嚴格和專業，在附近的幾個州郡都知道他的名聲。在冬天農耕停頓的時期，很多其他民兵組織都會派遣成員參加安德生的訓練。

不過這些都是表面性的，是安德生身份的掩護。安德生抗拒接受一項特擊任命是事實，不過他並沒有實質退役。他的上級非常珍惜他的優秀作戰經驗，於是給了他一項非常特別的任命，就是祕密組織一支危機部隊。危機部隊的運作是獨立的，由於其功能是應付可能發生的危機，基本上從來就未曾真正執行過什麼任務。安德生認為這是部隊的最大弱點，缺乏應付危機經驗的部隊如何去應付真正的危機呢？

兩年之前他接到指令研究和調查盧斯企業與其建立的盧斯人文和平基金。他曾經兩次潛入基金總部查察，不過他遇到不可理解的阻力而折返。在這裏我們要說明一點，安德生還有一項特殊的能力。或者由於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統，更甚是他依然維持傳統的信仰，他的精神力量非常強，具有一流的警覺力，這種能力在槍林彈雨下曾經無數次救過他。這種直覺能力令他可以從基金總部全身而退，而不像其他特工人員消失了一部分的記憶力，當然，他的探查工作亦是毫無成果。

去年的冬天，一個小伙子進入團隊受訓。安德生見到他的第一眼時，就已經覺得這個人會有異常的能力，因為他全身都散發出一種特別的「活力」。受訓的時候，小伙子的表現真的都比別人突出和優秀。不過。受訓顯然只是小伙子的一種身份掩護。第一天受訓的晚上，他就找上了安德生，開門見山提出建議一塊去探查基金總部，而且好似非常清楚安德生的祕密身份。

「你們可以抗拒和擊破基金總部的心靈保護，那麼為什麼要找我們合作。看來對於你們一點幫助都沒有。而你們又想得到甚麼呢？」

「我們有相當強的心靈力量，但我們亦有很大程度的缺陷和弱點，我們不想討論和暴露這方面的資料。再者，我們想找到一些有力的掩護，你們的部隊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我們又怎麼樣可以知道你們想要達到的目的，是否會與我們的目的有所衝突？」

「在這一方面，你們會有一些吃虧，因為我們準確地知道要找的東西，而你們則缺乏一個明確的目標。但是，如果我們可以進入基金總部的祕

密地段的話，則你們會有一段時間可以在那裏搜查資料。這些資料可能很有價值。但我要你們有心理準備，這個時間不會超過半小時，而盧斯企業怎麼貯藏他們的資料，我們也是毫無頭緒的，所以結果你們可能是一無所得。」

盧斯不但是個傑出的科學家，更是個大將之材，一個絕對聰明的行政人員。他將企業的絕對機密收藏到最大敵人(美國)的腹地之中，無疑是最安全的。首先，敵人不容易會採信這種出現於小說的做法，而就算確實知道，亦很難製備出有力的對付之策。在這個萬眾矚目的地方，用上武力則缺乏法理根據，而偷偷摸摸的技倆則無法進入受到心靈力量保護的秘地。但是，究竟盧斯企業所收藏的祕密是什麼？是公司所有重要藥物的生產和製造方法？係製造生化武器的資料？還是有關盧斯企業的心靈保護力量呢？這個答案本身已經是一項極大的祕密。

安德生並沒有查詢小伙子的真實姓名，亦沒有進一步追查他的真正身分。理由是追查不一定有結果，而更重要的是，安德生從來相信自己的合作夥伴。如果有理由懷疑，最好就不要合作。安德生直覺上便認為小伙子可以信賴，最主要的是他說得非常坦誠。安德生一向相信自己的直覺。雖然這一次有點不同，因為這一次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具有心靈力量的人物，是否小伙子已經利用他的心靈力量支配安德生的想法呢？

小伙子指定一個日子，一個時間潛入基金總部。這方面沒有商榷的餘地。小伙子沒有解釋，但他強調這個時間的重要性。它要求安德生帶上足夠的人手和裝備。小伙子說，他們最多可以保護十個人左右，避免受到基金總部的心靈力量所攻擊或影響。小伙子說到這裏的時候，嘴角好像露出了一點頑皮的笑容。